

# 新田白水溪

我是流水，  
水是我身，  
流是我心，  
身有形而心无影，  
有影无踪，  
有踪无迹——  
我是清清流水，  
我是绵绵回忆，  
我是粼粼波光，  
我是新田白水溪……

◎ 王以培 撰文摄影

# 新田白水溪

王以培 撰文摄影

山東畫報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（C I P）数据**

新田白水溪／王以培著．—济南：山东画报出版社，  
2005.7

ISBN 7-80713-121-7

I. 新... II. 王... III. 旅游指南－新田县  
IV. K928.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05）第 067903 号

**责任编辑** 徐 遂

**装帧设计** 李海峰

**出版发行** 山东画报出版社

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

电 话 总编室(0531)82098470

市场部(0531)82098042 (传真) 82098047

网 址 <http://www.sdpress.com.cn>

电子信箱 [hccb@sdpress.com.cn](mailto:hccb@sdpress.com.cn)

**印 刷**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

**规 格** 150×228毫米

3.75 印张 80 幅图 70 千字

**版 次** 2005 年 7 月第 1 版

**印 次**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**印 数** 1-6000

**定 价** 14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。

# 序

在三峡旅行多年之后，我突然感到一种深深的遗憾：虽然记录了淹没区的点滴历史，但与消失的一切相比，只是沧海一粟。而今，水位仍将上涨，正在上涨，一如时世变迁，连同我们自己的生命也在一天天消失。那么，在这样的时代，你还能做些什么？

静夜沉思：大成若缺，大直若屈；记不住长江东流水，不妨记录一艘沉船或一条鱼；留不住淹没区的整体影像和漫长记忆，不妨记录一座古镇活着的历史；而用心记录，这一过程本身也是一种创作，一种对自我生命的再认识与再觉悟——探寻古镇历史与命运的同时，重新发现自身成长的历程，并听清祖先失落的遗嘱。这究竟是怎样一座古镇，它将告诉我们什么？

位于重庆万州上游不远处的长江南岸，有一座新田古镇（原名新开田），那里流淌着一条白水溪，生活着溪水般的人们，包括文天祥的后代文素涵，还有你心灵的兄弟姐妹，一见到他们，你就找回了所有失去的故园；和他们在一起，你什么都不缺。然而即使是这座古镇、这条白水溪，也将随着长江水位的上涨于近年内消失，包括文天祥的后人，也要和乡邻们一起，迁往广东新居。

与其说你选择了他们，不如说他们选择了你，而这时旅途已不再感伤、怀旧，而充满祝福、赞美。于是我告诉自己和亲人们：再不要抱怨，再不要遗憾，学学文天祥的后代文素涵，常年默默无闻地在白水溪边挑水，将清澈的溪水挑进寻常百姓家，求得干净的衣食，并将纯洁的灵魂，代代相传。

这一次不用火传，用水传——新田白水溪，心田白水溪，在世人眼里即将消失，可一旦离家的人们饮水思源，她便立刻重现；重现新田、心田，滋润万物生长，滋润生命与圣洁的灵魂，直到永远！

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好兄弟文素涵，为了他教我挑水，并传给我水的精神；

献给素涵的父亲，九泉之下的文润昆老先生，为了他留下的残缺的遗作  
与完整的遗愿；

献给我在新田的朋友们和所有三峡移民；

献给心中流淌着白水溪的人们，献给思念故园、慎终追远的灵魂！

王以培

2004年春

# 目 录

第一章 万州码头	1
第二章 船到新田	4
第三章 白水溪的早晨	6
第四章 狐滩	8
第五章 新田老街	15
第六章 文家大院	22
第七章 古迹与传说	47
第八章 人物自述	55
第九章 全家福	69
第十章 昼与夜	71
附录“新田白水溪”	74

# 第一章 万州码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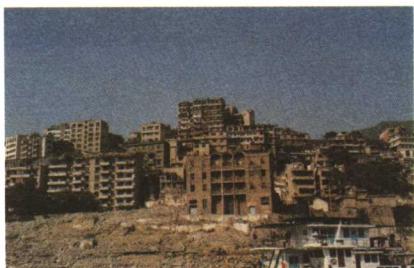
船行在江上，你走在岸上——  
随手一指，那条船我坐过，  
那座山我住过，  
那个姑娘爱过我……

可一到万州，我马虺颓，  
我心颤抖；万州万州，  
万花盛开，万河奔流—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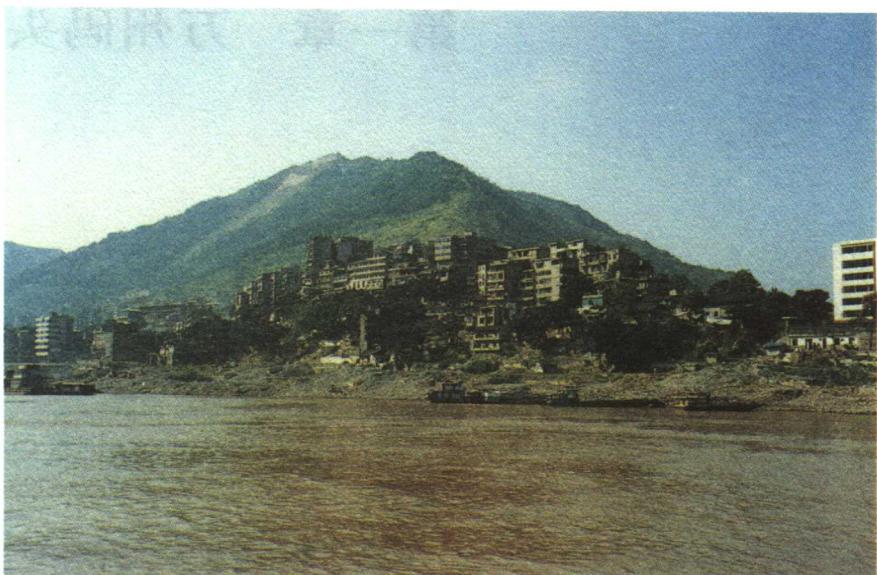
每个人头枕一条河，  
每条河映照一群人，  
河上灯塔，照亮万州万国——

仙子分身无术，化成莲花万朵。

这是2001年夏天你初到万州的印象。而日后，随着旅途的逐步深入，时光的船只又把你带进一个又一个万州——



这些旧楼，曾有过怎样的生活？昔日故主，如今迁往何处？



这座山你住过

万州原名万县。据1995年《万县志》记载：万县“夏商属梁州地，周属巴子国，秦属巴郡朐忍县。”东汉建安二十一年（公元216年），刘备分朐忍地置羊渠县，为万县建县之始。蜀汉建兴八年（公元230年），省羊渠置南浦县。西魏废帝二年（公元553年），改南浦为鱼泉县，治所由江南迁至江北。北周时期（公元557—581年），先改鱼泉县为安乡县，后改安乡县为万川县。隋开皇十八年（公元598年），改万川县为南浦县。唐高祖武德二年（公元619年），置南浦郡，后改南浦郡为浦州。贞观八年（公元634年），改浦州为万州，与南浦县同治。元世祖至元二十年（公元1283年），省南浦县入万州，领武宁一县。明洪武四年（公



2004年春，青草已覆盖旧屋，钟楼隐于晨雾。

元1371年），并武宁县入万州；洪武六年，降万州为万县。近年，改万县为万州，归属重庆市。

北宋建中靖国元年（公元1101年），黄庭坚先生“蒙恩东归，道出南浦”，与友人共游西山，并题写《南浦西山勒封院题记》，简称“西山碑”。据庭坚先生自述：“元祐间书，笔意痴顿，用笔多不到。晚入峡，见长年荡桨，乃悟笔法。”现如今你来到万州，悟到什么？

据《万县志》（1995年）记载：“县城沙河镇，解放前是万县至梁山西大路的‘幺店子’，仅老街有10多家小店铺。”如今，这些小店铺已荡然无存；新楼如雨后春笋。

万县为什么叫万县？据《民国万县志》记载：“‘万’之名源于北周万川郡。唐宋元皆以‘万’名州，明清以‘万’名县。”因“全川之水所经，万川咸汇于吾县”。

因万川之水咸汇于吾州，故名万州——“水中可居曰州”（《说文解字》）。

万州万州，你试图从“万”中见出惟一，从“州”中找寻故园、故国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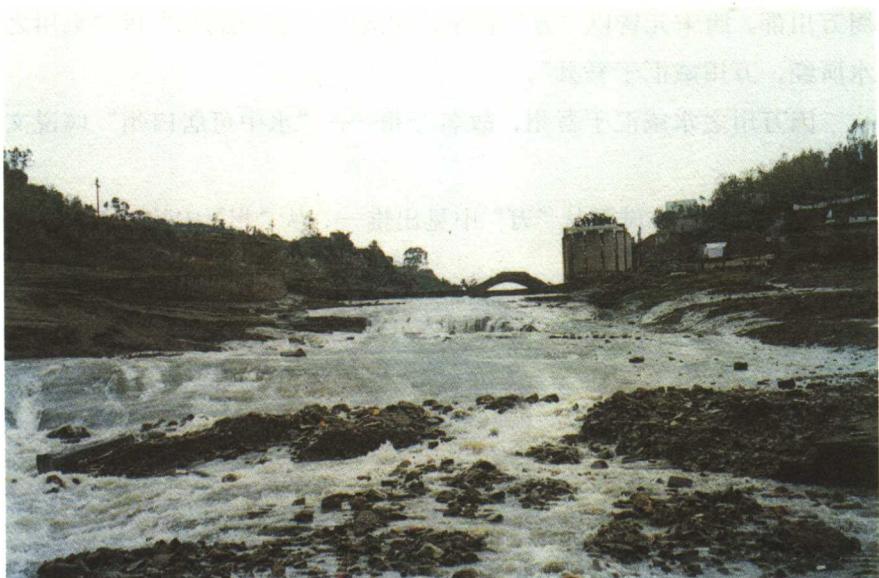
“棒棒”，又称“扁担”，他们一年四季，在码头上搬运行李、货物。



“三峡工程二期水位线150.1M”  
——日复一日，下船的人们排着队  
往上走。

## 第二章 船到新田

从万州乘私家小船往上游走，约四十分钟，就到了新田白水溪。起初，你是因这个名字而来到这里，一见新田你就问：新田为什么叫新田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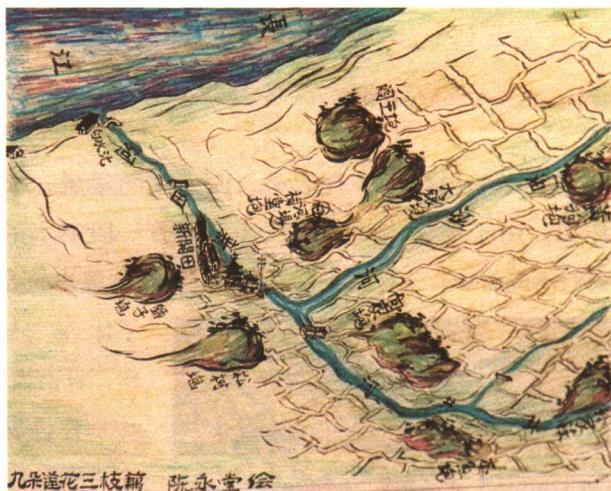


新田白水溪，2002年秋

据新田民间画家陈永堂老师忆绘，再现出早已消失的“新开田古镇”。



据陈永堂老师回忆，在先辈看来，新田的地势为“九朵莲花三枝藕”。 “九朵莲花”指九座山包：狮子包、松树包、木鱼包、孙家包、向家包、祠堂包、大银包、阎王包、黄狗包。“三枝藕”指三条河：新田河、油沙河、盐井河。油沙河与盐井河相汇，注入新田河；白水溪在新田河的入江口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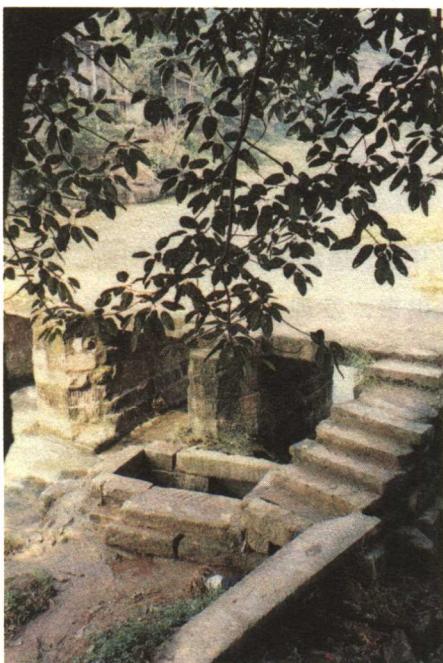
据当地老人说：新田原先叫新开田，是指新开的一片田野。明末清初，上游人的猪儿丢了，找到这里来，发现了一片平整的坝子地，于是在这里垦荒开田，故名新开田。

船到新田白水溪，每次都见到不同的情景——

## 第三章 白水溪的早晨

天光从白水溪中亮起来。白天溪的早晨，水声淙淙，生活宁静而祥和。由于地处山间，距长江又隔着一段溪水的距离——溪水有多长，人们不得而知；一百年或百万年？白水溪和溪边的人们，也不知道山外发生了什么，只是像先辈一样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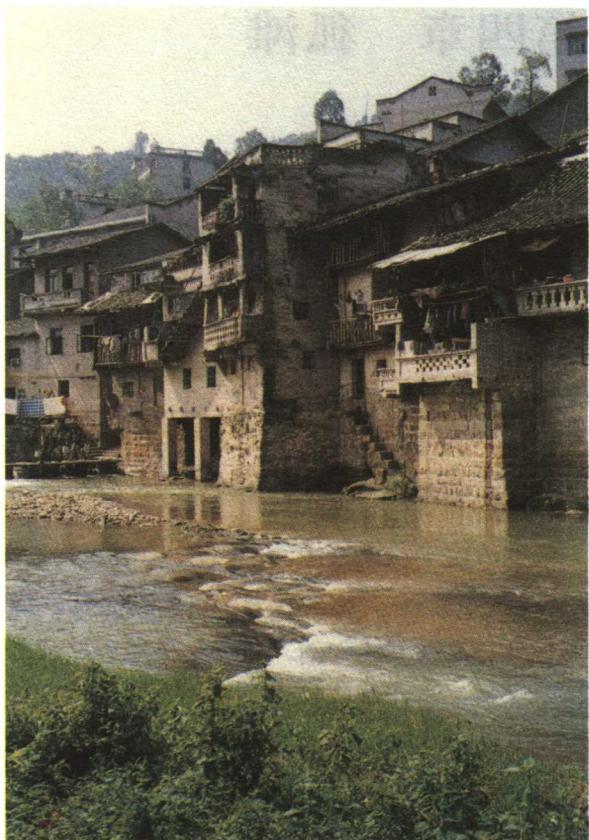
你说发展发展，而溪水只是流淌流淌；不知流了多少年，也不知溪边的人们已生活了多少代。传说大禹治水经过这里，在此降伏了乌龙和白龙。日后又有山中牧人寻找牲畜，发现了这块风水宝地。水边的金子山至今散落着不同时代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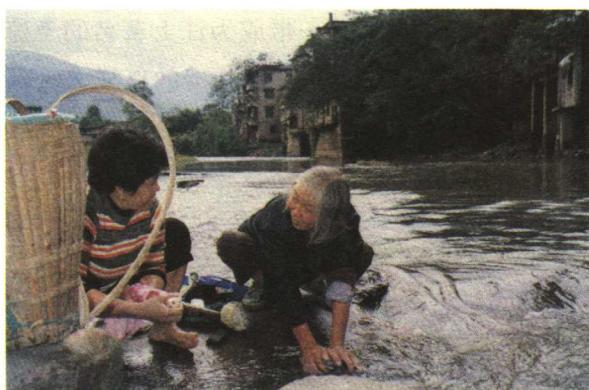
沙井。距今已有 140 余年的历史。古时新田场设在狐滩。清同治年间（1861 年），老场镇由狐滩迁至新开田，此后居民在此掘井。沙井位于白水溪边，因地处沙坝，故名沙井。井水冬暖夏凉，清纯甘甜。

的铜镞、铜箭，可以确认这里曾在不同的时代多次成为古战场。而当硝烟散尽，战争双方都已化作清风、浮云，谁能像溪水一样，浑浊、沉静之后又慢慢澄清；安全、动荡之后又徐徐新生？（参见《道德经》第15章）

——“上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，处众人之所恶，故几于道。居善地，心善渊，与善仁，言善信。正善治，事善能，动善时”（《道德经》第八章）——你先择了这个时代，来到白水溪的早晨。



天光从白水溪中亮起来。



水声淙淙

## 第四章 狐滩

狐滩位于白水溪上游约一华里的长江南岸，属新田镇；对岸一块巨石，形似莲花，称莲花背——风吹浪打，石上“莲花”盛开；下游不远处，与白水溪之间，有一座将军岩，相传明末清初，有位殷将军起义失败，从这里跳岩自尽，岩石因此而得名。

狐滩为什么叫狐滩？据新田小学退休教师吴弘葛先生说，从前对岸的金狮湾有个猎人过来打猎——这一带狐狸很多；这个猎人把所有的小狐狸都捉去了；老狐狸发现之后，就跟踪猎人，一直跟到江边；猎人乘船过江，老狐狸忍无可忍，就跳江自尽。日后这些狐狸就在水里兴风作浪，使得这一带成为江上著名的急流险滩——狐滩。又听船员们说，这里滩多浪险，似狡猾的狐狸，所以称为狐滩。总之，狐滩

与狐狸有关。

狐滩，四川话念作 fú 滩，与涪滩同音。据狐滩老人说，1955年，涪陵人到这里来炸滩



从新田古镇出来，到新田码头，再向左一转，就到了狐滩。

这座小山坡就是昔日的白水溪街。



昔日紫云宫

(为便于行船),从此,这里就改为涪滩。而炸滩之后,水域平阔,当地人又称之为湖滩(四川话同样念作 fú 滩)。

长江两岸的“小地名”常常有多种写法,有些是“喊白了”,也有些出于各自不同的解释。由于地方小,地名多用于口语,因此写起来很难统一,但念起来通常一致或很相近。有关这个话题,值得进一步研究。

据《万县志》记载:“新田因驻地新开田而得名,镇区有新田场、白水溪、狐滩三条街道。”新田老街在高处,沿白水溪往里(南)走。白水溪街原先为连接码头与公路的一坡石梯。解放前石梯已经存在,通往坡上的乡间土路;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修筑公路,但现在公路、石梯均已拆毁。“狐滩街没有好长,解放前都是木板房和茅草屋,住着大约二三百人,居民大多是船夫、‘棒棒’和一些做小生意的平民百姓,他们在这里拉滩、扯船,卖米饭、扣碗、豆花儿、醪糟……”据狐滩老人冯德富师傅回忆,“当时几个‘棒棒’搭一个‘人’字形的草棚,用竹子和黄泥临时垒起土灶,经常失火,把草棚和周围的木板房烧得

精光，然后再重新搭建。由于这些草棚紧靠江边，一涨水就要搬到上面去了。”

冯德富师傅又说：“从前，码头上常常听见喊：‘老板，小姐，吃饭喽！咸菜不要钱喽！’解放后成立了合作社，这种声音基本上听不到了。不过扯船的人还是‘嗨哟嗨哟’地喊号子，做下力的人也喊……”

新田镇上的冉振爱师傅从前就是喊着这样的号子在狐滩抬石头、背水泥的，冉师傅现在还常常在酒后开心地唱道：

青杠叶儿青，花开点红灯，

无钱的男儿打单身——

你说单身好，单身哪样好？

单身出门门关到。

出门七八天，灶内断火烟，

——单身的不吃湿馊饭。

上午走下午，灰灰齐上扑。

锅头刷两刷，蜘蛛死命爬。

灶头捞两捞，捞出条黑鸟梢<sup>①</sup>，

灶里刨两刨，刨出个赖格宝<sup>②</sup>。

可见单身出门有多快乐、多辛苦，而冉振爱师傅比这更快乐、更辛苦（见下文“人物自述”）。冉师傅告诉我，1966年狐滩建了一座水

①黑鸟梢，指黑蛇。

②赖格宝，即赖哈蟆。

泥厂。1970到1996年间，他就一直在水泥厂和码头上做搬运工，搬运成品水泥和奉节运来的白煤（一种烧水用的无烟煤），还有供销社的盐巴、布匹、肥料，粮站的大米、面粉、花生等等。大家一起装船、御货的时候，就唱这样的歌。劳动越辛苦，歌声越美。冉师傅一高兴就唱道：

一更月亮起哟，啥子儿？  
稳当慢当些哟，  
手拿个梳子是罗幺姐噢，  
梳个望郎头呀，哎哟……

由于往上水的一些大船要停靠狐滩上游不远处的沙湾，船上的旅客大多在狐滩下船，可以在狐滩休息吃饭，再走到沙湾（仅半里地）上船。旅客上下船使狐滩变得兴旺，同时也减轻了船夫拉纤的负担——船过狐滩，小船用人力拉，大船需绞滩。



狐滩，2002年11月。